

上

ONG FANG
IAN DAI
YEN XUE SHI

东方现代 文学史

高慧勤 栾文华主 编
中国社会科学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DONG FANG
XIAN DAI
WEN XUE SHI

东方现代

文学史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 新登字05号

东方现代文学史
上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

高慧勤 栾文华 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5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48.5印张 4插页 1173千字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80534—674—7

I·569 定价: 55.25元

(上下册)

本书由下列同志合作撰写，具体分工如下：

(以国家地理位置自东向西排列)

导 言 由高慧勤、栾文华撰写

日本现代文学

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

二、三节由高慧勤撰写

第三章第二节及第四章由何少贤撰写

第五章第四、五、六、七节及第六章由李芒撰写

第七章、第八章由魏大海撰写

第九章至第十二章由李征撰写

蒙古现代文学 由史习成撰写

朝鲜、韩国现代文学 由周有光撰写

越南现代文学 由李修章撰写

缅甸现代文学 由姚秉彦撰写

泰国现代文学 由栾文华撰写

马来西亚现代文学 由吴宗玉撰写

新加坡、菲律宾现代文学 由凌彰撰写

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 由梁立基撰写

印度现代文学

绪论、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导语、第九章第

一、二、三节、第十章及第十一章由倪培耕撰写

第一章由周志宽、倪培耕撰写

第七章、第八章第一、二节由周志宽撰写

第二章、第八章第三节及第九章第四、五节由石海峻撰写；

第四章由李宗华撰写

巴基斯坦现代文学 由李宗华撰写

斯里兰卡现代文学 由邓殿臣撰写

伊朗现代文学 由元文琪撰写

土耳其现代文学 由徐鹏撰写

阿拉伯各国现代文学

绪论由伊宏、李琛撰写

第一章至第六章由伊宏撰写

第七章至第十四章由李琛撰写

导 言

追求无限的东方，留下了恒久的魅力。这魅力来自其七千年的古老文明，也来自其今朝焕发的新姿。然而，这魅力竟要西方人来发现！东方，属于东方人；东方学，却在西方！当西方人向东方寻求解决精神危机的办法时，我们一些人却只把眼光投向西方。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东方文学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东方学研究的范畴之一。中国是东方大国，对东方学的研究，责无旁贷。十多年来，这一工作虽有很大进展，但较之对西方的研究，实在相差甚远，不能不令人遗憾。

文学史是民族灵魂的历史，鉴往可以昭来；
了解他人，可以发现自己。特别是了解与我们具有相似命运的东方民族的文学，其成功与不足的经验，都是发展我们民族新文学的借鉴。现在，

呈献给读者的这部《东方现代文学史》，是关于东方各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但为了说清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对近代文学也不能不有所涉及。这里所说的东方，按约定俗成的惯例，主要指中国以外的亚洲与北非诸国。除了日本，东方各国历史上都曾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现在都属于第三世界，或称发展中国家。“东方”与“西方”相对，不仅是地理上的分别，有时还带有政治与经济的含义。日本虽在经济上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考察其文化类属与文学传统，以及不可更改的地理位置与习惯称谓，日本仍是个东方国家。

东方各国的现代文学史，实际上是一部东方文学更新、改造、发展的现代化的历史，这一进程还在继续。那么，这一进程究竟起于何时？近、现、当代如何划分？这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因为国家众多，难以划一。文学史上的分期，属于文学史理论问题，东方各国几乎都没有一致的分法，有的学者将“近代”“现代”一律统称为“近代”，有的则将“近代”、“现代”、“当代”分开。我们认为，尽管文学的发展有各自的内部规律，但是，文学属于意识形态范畴，

同社会的发展不能割裂开来。一种文学观念的形成，思潮的产生，文学运动的兴起，无不同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潮的影响有关。东方各国的现代文学是伴随着东方各国的现代化开始的。——这一点，已为东方各国的文学史所证明。

东方各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古代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早期曾处于领先地位。古代的东方文学曾经诞生过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对世界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已成为人类文化不朽的遗产。

然而，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东方各国还在封闭、保守、僵化的封建自足体内沉睡，西方国家已实现了对古代文明的超越，发展起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共产党宣言》）自1565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开始建立殖民统治，1757年英国征服了印度，1884年起英国占领了埃及……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东方各

国，除了日本变成侵略别国的帝国主义外，都没有逃脱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化，然而却是东方各国近代、现代化进程的开端，文学的近代、现代化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

根据各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东方各国近代文学的起始点，大致可以把上限界定为十九世纪下半叶。其中也有个别国家开始的或早或迟，早者如印度，发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迟者如阿拉伯的海湾国家，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十年代才开始。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既有连续性，也有阶段性。审视一百来年的东方文学进程，可以将它分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断代。近代是由古代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新旧交织，复杂多样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显著特点。现代文学的萌发和产生，需要一个孕育过程，这一过程隐藏在近代文学之中。时间的长短，各国不尽相同。日本于1868年明治维新成功，开始文学的近代化，直到1885年和1887年，才有第一部理论著作《小说神髓》和第一部现代小说《浮云》问世，用去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至1907年，由《破戒》

的出版而兴起的自然主义运动，才实现了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变，其间又是二十年。阿拉伯文学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文学的复兴运动，经过近三十年的酝酿，于1914年，才以新文体创作出第一部现代爱情悲剧小说《泽娜布》，而阿拉伯现代文学的成熟，却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大体说来，新旧文学交替的完成，正是近代文学的结束和现代文学的开始。具体地说，自本世纪初到二十年代之间东方各国已开始了现代文学的进程。

由此看来，构成现代文学的因素在近代时期即已出现：反封建，要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反帝反殖，要求民族独立——这一现代文学的总主题，在近代的作品中即已逐步萌现；现实主义、为人生而艺术等新文学观念开始形成；现代语言文体渐次确立；引进小说、散文、戏剧等新的艺术形式，古典诗歌格律被打破，自由体新诗开始出现，等等。这就使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成为一个互相衔接、逐步发展、相继完善的过程。对近代始源的揭示，有助于了解现代的发生。所以本书虽为现代文学史，同时也包含某些近代文学的内容。而二次大战之后，为当代文学，虽有变化发展，依

旧是现代文学的继续，只不过更加成熟，绰约多姿，东方各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仅有成熟程度之差，并无本质区别。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还在完善，尚不能为其画上一个句号。所以，本书由各国文学的实际情况，写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

正像东方的大门，是由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的一样，东方的现代文学并不是各国文学自身的自然发展；在传统文学中，并不存在这种发展的动力，而是在外来影响的强力冲击下，面对西方的挑战，为求民族的发展，所做出的应战。所以，无论哪一个东方国家，即使日本，也不能例外，其现代文学都是在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东方各国现代文学共同的价值取向。

“这个影响是单方面的，当一个民族由于自己的落后性，不论形式上亦不论在内容上，不能给别人以任何东西时”，（普列汉诺夫《论一元史观之发展》）两种异质文化的巨大碰撞，其冲击力之强，震撼了两三代作家，迫使他们带着民族的危机感，从最初的被动接受，到自觉选择，经过摹仿，渐趋独创，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充满了艰难与曲折的过程。

最初，各国文学都经历了思想启蒙和翻译高潮。西方文学中的新内容，新观念，新体裁，新手法，打开了东方人的眼界，获得了新文学的意识。通过借鉴西方，以发展民族的现代文学。这一吸纳和借鉴，贯穿于东方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始终。特别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在这种世界潮流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再也不可能把自己拘局于封闭的环境之内。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启蒙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无不在东方各国的文学舞台上搬演一遍，此起彼伏，交相更迭。为了赶上西方，东方文学表现出一种“急躁性”，这反映了作家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在东方现代文学史上，每一种思潮都没有从容发展。另外，由于东方各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封建意识的根深蒂固，使得一些文艺思潮，如启蒙运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科学与民主的呼唤，也不可能做到彻底。

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东方的作家不仅

显示出开放的意识、世界的眼光与追求的精神，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否定的勇气——对传统的反叛。传统文学已不能表现变动发展中的社会，无法抒发人民的思想感情，成为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在东方尤其如此。东方的作家深知，不挣脱传统的桎梏，无以发展民族的文学。现代文学每前进一步，每一项革新，都要与传统进行一番较量。伊朗尼玛体自由诗创立于二十年代，要到五十年代才确立其稳固的地位。印度文学中“印度性”与“现代性”的争论，埃及三十年代文艺思想的大论争，战后黎巴嫩先锋派诗歌引起的震动，日本文学中“国粹主义”、“日本主义”的时时冒头，印尼文学中“东方派”与“西方派”之争，都说明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始终贯穿于近现代文学的进程之中。

对于东方文学来说，文学的现代化意味着从创作思想、文学体裁到创作方法对西方文学全方位吸纳。但这并不是全方位的西方化。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东方国家的文学，是全盘西化的，而且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依然呈现出东方独具的民族风格。究其原因，是东方文学深厚的传统起了巨大作用。正如埃及大作家、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纳吉布·马哈福兹所说：“欧洲的一些创作方法也许我们永远学不会。阿拉伯作家固有的文化基因决定他们要选择适当的形式与本土的内容相一致。”作家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以民族的利益、传统的审美习惯，进行选择、鉴别和接受。如阿拉伯对现实主义的侧重，日本对自然主义的接受，泰国对通俗文学的偏爱，都表现出各民族接受外来影响的自觉姿态与选择标准。经过消化与吸收，再融进民族的新文学之中。外来影响须与民族传统相结合，使之民族化，否则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然而，文学的现代化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即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不断地再生，不断地重铸。因此，外来影响的民族化与民族传统的现代化，总是交织在一起，相反相成，激发出文学的生机，构成东方现代文学迥然各异的艺术风格与审美特征。

百年来的东方现代文学证明，凡是现代文学发展较快的国家，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家，都是同他们能够恰当处理文学的民族化与文学的现代化有关。川端康成曾就文学的世界化即现代化问题说，文学的发展有两条：传统的和世界的；但最

终的发展，可能是两种的调合。日本是最擅长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但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传统，这在每一代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印证。印度作家泰戈尔，是东方文学中的典范。他一方面对印度的传统文化和美学采取了认同和选择的态度，同时浸透着现代精神，融化了西方的艺术技巧。他的文艺观和美学思想，融合了东西方艺术精神。总之，对于东方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时时遇到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困扰。文学史的发展证明：问题的解决，只能是纳外来于传统，融东西于一体，“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文化偏至论》）。

纵观东方现代文学的进程，从中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一、 东方的近代、现代史是一部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侵略、压迫、奴役、剥削的屈辱的历史，也是一部东方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史。东方现代文学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又随着这场斗争的迂回曲折、发展变化以及最后取得胜利而渐趋成熟的。文学是这场斗争的参与者，也是这场斗争的艺术再现者。因此，与民族、民主革命紧密结合，反

映人民对独立、自由、民主的热切向往，表现反帝、反殖、反封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就自然成了东方现代文学的主旋律。

然而这个主旋律的形成有个过程。在东方各国现代文学诞生之前，或伴随着现代文学的诞生，东方各国都产生过一场规模不等，深广程度不一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要求个性解放，主张婚姻自由，关注妇女问题，倡导宗教改革。东方各国的现代文学正是以此为突破口杀出了一条生存的血路。

人民思想的觉醒导致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一些具有使命感责任感的作家逐渐意识到，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个人反封建求解放的斗争，如不和民族、民主斗争的洪流相汇合，将会一事无成。救亡图存与民族独立，成为普遍的时代精神，也是文学精神的一面旗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方国家纷纷独立，世界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方文学的当代主题，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已从强调民族独立，转而重视与发掘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传统，展现民族

的生存和发展以及社会生活中面临的新的矛盾和冲突，侧重点虽有所转移，但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没有减弱。

二、假如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学中那种推崇理性，描写以个人意识为核心的生存竞争、个人奋斗、人性的扭曲、变形和异化以及人的精神上所产生的危机和绝望，在东方现代文学中除日本而外，是不多见的。东方国家所面临的基本上还是生存、温饱和发展的问题，所以在文学中表现的更多的是抵御外辱，反对强权和压迫的群体意识，歌颂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洋溢着对美好事物追求的高扬之气。由于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东方现代文学中也缺乏那种气势恢宏、富于哲理思辩、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叛逆精神，奔放的感情力量，现实主义文学中所表现的对社会认识的深度和批判的力度，东方现代文学也不多见。东方的宗教思想是追求“天人合一”，“梵我合一”，“人主合一”，表现的是人性美，弃恶扬善，追求道德的完善和灵魂的净化，东西方文学在审美意识上也表现出巨大差异。